

< 1 >

李健吾

文集

戏剧卷①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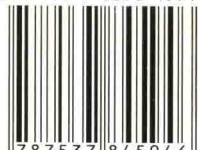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架建议：人物 / 文学

ISBN 978-7-5378-4594-6



9 787537 845946 >

定价：980.00元（全11卷）

Books
北岳好书店



官方微信

官方网址：
www.bywy.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37089130>
微博：
<http://www.weibo.com/beiyuewenyichubanshe>

李健吾

文集

戏剧卷①

张洁
许国荣◎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健吾文集 / 李健吾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78-4594-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032 号

书名: 李健吾文集
著者: 李健吾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席香妮
助理编辑: 左树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5556 千字

印张: 342.25

版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594-6

定价: 980.00 元 (全 11 卷)

目 录

出门之前.....	1
私生子	13
工人	37
附：附说几句	48
进京	49
翠子的将来	63
囚犯	81
母亲的梦	91
附：《赌与战争》附告	105
另外一群.....	107
济南.....	123
附：作者附言.....	143
信号.....	145
附：《火线之外》自跋	203
老王和他的同志们.....	205
附：《火线之内》序 朱自清	242
《火线之内》跋	244
《母亲的梦》跋	246
村长之家.....	249
梁允达.....	297
附：《梁允达》序	344
这不过是春天.....	345
附：《线外》序	393
失败者言.....	395

《这不过是春天》序	397
放下《这不过是春天》	399
《这不过是春天》后记	401
说谎集	405
附：附言	423
以身作则	425
附：《以身作则》后记	490

出门之前

(独幕话剧)

人 物 张善卫——有三十余岁的光景
张太太——张善卫后妻
张天悟——其子，约七八岁
刘振祥——仆人，约四十余岁
花妈——女仆
春放——丫环，约十四五岁

布 景 一间很宽阔的、不华不素的客厅。左边通着内室，右边为出入之过道，另有一个小门，通到花妈、丫环的屋子。

〔开幕时：花妈手持茶壶向内室走来，嘴里唧唧唧不知说些什么。春放在自己屋里，不住地喊着“花妈妈”。花妈悄悄儿留神地听着，稍微有些懊恼。

花 妈 （轻轻地说着）傻丫头，又叫我做什么呢？……先把茶送给太太再说。

〔春放从小门跑出，还是高声叫着“花妈妈”。

春 放 在这里呢！我说……

花 妈 （高声）大惊小怪的喊些什么！要叫太太听见，又说咱们没有规矩了。

春 放 妈妈，好妈妈，我早知道您在这里，倒不高声喊您了。我说……

花 妈 小蹄子，好利嘴，不说自己不好，反埋怨人家，替自己遮护，真该挨几个嘴巴！

春 放 （捉住她的右手衣袖，将头仰起，撒娇地挤着眼，用手将花妈摇着）得啦，好妈妈！您真要打我吗？好妈妈，您也不嫌手疼？

花 妈 （又笑又着急，急忙将茶壶放在靠近的几上）看茶壶着！你们简直要疯了！满嘴的好妈妈，说来说去，你不觉着牙疼？我也要让你好来好去的给好死了！

春 放 好妈妈，我舍不得让你死呢。

花 妈 （忽然感慨起来）我要是能早死一年，倒好一年了！

春 放 我说你有什么事呀？要是没有事……

花 妈 没眼睛，你不瞧我给太太泡茶来吗？倒说你把我叫住，有什么大事呀！

春 放 不要紧，妈妈你先斟茶去罢。

花 妈 快说罢，别罗嗦了！

〔内室喊：“花妈！”声音不大清楚，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听见。

春 放 我说，我说就是了。你让我慢慢想一想，别心急气喘的说错了。

花 妈 （不由得坐在椅上）到底什么事呢？值得这样着急？

春 放 （凝神望着过道，皱着眉，好像在那里想的样子）不是，是，我说妈妈，那一天太太同着一位年轻的少爷，那少爷穿得很破烂……

〔内室呼：“花妈！”声渐厉，花妈急应“来啦！”匆匆立起，拿起茶壶向内室就走。

花 妈 别说啦！等一会再说罢！我就来！

春 放 也好，你可要快点来。（只剩下春放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上，想

她所想的)真奇怪!

[刘振祥自过道至客厅,手里拿着账本,见春花独坐凝思,好奇的心不觉催他来问。

刘振祥 春放!

春 放 谁?你呀!

刘振祥 你想什么呢?他们都哪里去了?

春 放 他们是谁?刚才就是花妈妈从这里走过,再没有别人,你有什么事?

刘振祥 我说你喜欢回家不?(不待回答,就接着说下去)家乡真好啊!自从跟老爷以来,我有十年未曾回老家了。现在想起从前在家里的時候,真是觉着那时候过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总瞧不起我,如今我世面也见得不知多少,热闹地方也到过八九处,这次回到家乡,该我吹一吹了。何况老爷如今也有势力,也有钱财,正该衣锦还乡了。

春 放 老爷让你回去吗?

刘振祥 你还不知道回家的事?

春 放 (很惊讶地)回家,都是谁回家?

刘振祥 昨天老爷告诉我,把不用的零碎的东西,和破烂的难带的东西,一齐想法子卖掉,将能带回去的东西和行李都收拾好;房钱也同房东算清,就在几天里一块回家去。现在我要问一问太太,还买些东西带回家里不,你知道太太在哪间房屋?

春 放 那么太太、少爷、我们都回去吗?

刘振祥 全家都回去,恐怕花妈不久要辞退了。

春 放 太太肯回去吗?

刘振祥 老爷的意思,是想带太太回去见一见公婆,况且孙儿也大了,家里人都是想见得了不得,所以这次太太、少爷全都回去。瞧太太的样子,好像是有点不愿意回家乡,其实哪有媳妇娶来十年不伺候公婆的呢?

春 放 回家也好,不回家也好,反正主人走到哪里,也不会奴才升级,变成不是奴才。你老人家瞧是不是呢?

刘振祥（点头无语，默默地望着她，脑中好像忽然起了感触，反倒说不出话来）唉！还是回家的好！

〔台上一时略静。〕

春 放 恐怕太太有舍不得的人呢！

刘振祥 谁？

春 放 还不是太太前夫的孩子！您想太太平常还要瞒着人偷偷地瞧她那孩子，如今回家，永不让她见她那孩子，您想她舍得下舍不下呢？

刘振祥 这个原是太太的不是。既然后嫁到张家，就不应当想前夫家里的事；按礼说，哪有自己孩子不管，倒管别人家孩子的事的？

春 放 什么礼不礼的！那不也是她自己生的孩子吗？怎么倒是别人的孩子？

刘振祥（缓缓地说着，像从脑子里很用力想出来的）谁叫她后嫁到老爷家里，卖了自家的姓，顶着张家的姓啊！

春 放 您老人家说的也是，还能埋怨谁来？

刘振祥 别议论啦！你进去告诉太太一声，就说振祥有事要问一问。

春 放 忙什么，一会儿花妈妈就出来啦！

〔花妈从内室里忙忙地走出。〕

花 妈（向着振祥）我正想叫你，谁想你倒先来了。

刘振祥 是太太叫我吗？我也正要有事回禀太太哩！

花 妈 太太要出门，叫你赶快预备车，我看你先把车预备好，再说有事回禀太太的话罢。

刘振祥 我想太太一定又是到那家瞧她前夫的孩子去，你说是……

花 妈 她并没有说到哪里去。据我揣摸，有一大半是到你说的地方去罢。

春 放 管他太太到哪去！爱到那里，咱们不是也管不着吗？我看刘伯伯还是赶快预备车去！

〔刘振祥垂头丧气，瞧了瞧账本，摇摇头，叹了口气，从过道走出。〕

春 放 太太在屋里做什么事？

花 妈 我方才端茶壶进去，太太一个人坐在屋里，用手绢揉着眼睛，好像是才哭过似的。

春 放 太太哭，为什么呀？

花 妈 那谁猜得透啊！

春 放 后来怎么样？

花 妈 后来喝了几口茶，她对着镜子出神地瞧了半晌一声也不作，也不让我走，也不让我替她做事。我正没主意，她忽然间立起来，穿上出门的衣服，摸了摸头发，拿起钱口袋，就叫我让振祥给她预备车。我问她到哪里去，她只叫我先预备车。你说奇怪不奇怪？

春 放 那么老爷在哪里？

花 妈 我进去的时候，老爷已经不在太太屋里，大约是到别的屋子去了。
〔张太太手携钱包，从内室走上。脸色发白，眼睑微红，精神很颓丧，令人一看就知道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可是急急地走到客厅。〕

张太太 振祥把车预备好了没有？

花 妈 振祥还没有来说，大概快预备好了。我瞧一瞧去！

张太太 不用了，我自己去罢。（将从过道走出）

春 放 （忽然想起事来）太太！

张太太 （扭过身来）什么事？

春 放 有一个年轻人亲自交了我一封……

张太太 （很着急地）信？怎样？花妈，你看车预备好了没有？

花 妈 是。（怀疑地从过道走出）

张太太 春放，怎样？

春 放 他让我亲手交给太太，不要叫别人瞧见。

张太太 哦！信在什么地方？

春 放 （在身上摸了摸）在这里。不，在我的房里。（急忙从小门跑下）

张太太 （在房里来回地走着，望望过道）可怜的孩子，不要有什么事出来。（望着内室的门）不要让他知道了。（着急地望着小门）怎么还不来？

〔春放拿着信，从小门慌忙地跑上，将信递在太太手里。〕

春 放 这就是。

张太太 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春放，好！啊！

春 放 是。

张太太 (一面拆信,一面向过道走出,并且声音很幽细地、低弱地) 大约是他来的信罢!不要有什么事出来呀!噫!

春 放 (很诧异地瞧着她,眼光直送她到看不见) 噫!真奇怪!多么可怜呀!(猛地从凝神中醒过来) 唉呀!我还有事呀!(急忙从小门跑下)

[场上略静片刻。张善卫从内室气愤愤地走出,面色很庄严地,抬起头向四壁望了望,又看到自己身上,然后坐在椅上。从静默中,仅仅听见些连续不断的吁叹声。花妈喘吁吁地从过道跑上。向内室走去。

张善卫 花妈,作什么?太太哪?

花 妈 太太要出门,忘了件东西,叫我取来。

张善卫 哦!

花 妈 老爷有什么吩咐?

张善卫 太太到哪里去?

花 妈 不晓得,太太只吩咐预备车,没有说到哪里去。

张善卫 哼!

[从过道传出张太太的声浪,仔细听来,是“花妈!快一点!花妈!”接着又听见振祥的呼声:“花妈!快些!太太等着哪!”花妈进退两难,直望着老爷,心里干着急,嘴里又不敢嚷出来。

花 妈 我先给太太取东西去,然后再给老爷斟茶来。

张善卫 什么要紧东西!就在这里,不用取去!

[张太太脸上越加青白,紧锁着双眉,匆匆地从过道走上来。猛见客厅的情形,知道她丈夫不叫花妈取东西去。于是默然不语地望着善卫,可巧,两人目光相遇,彼此都狠狠地瞪视了一眼。她就低着头,亲自到内室取东西。

张善卫 你到什么地方去?

张太太 (扭过身来,很急速地回答) 到哪里去?自然是到街上买东西去!

张善卫 哼!买东西去!

张太太 老爷要有话同我说吗?——那顶容易不过,我就不出去好了!花

妈，到门口告诉车夫，就说我现在又不想出去了。

花 妈 是。〔莫知所以地，心里怀着疑惧，还想逗留着想一瞧他们。

张太太 花妈，作什么？出去！

〔花妈走出过道。两个人都沉静不言，等花妈出去。张太太在无聊中将钱包放在茶几上，身子靠在茶几的角上，待他来问。善卫划开洋火吸着烟，只是怪声地冷笑。

张善卫 到街上买东西去？

张太太 那么，你说我到哪里去？

张善卫 你自己心里明白。

张太太 （竭力掩饰着）我明白什么？

张善卫 我问你到什么街上，买什么东西？

张太太 我到……劝业场。

张善卫 劝业场？鬼知道！

张太太 （竭力支持，用手绢拭眼里含的泪）还要拷问什么？

张善卫 哭什么？你要到劝业场，就去罢。值得像失了情人的那样偷偷摸摸地哭！再说我也并没有拷问你；不过，只是按着丈夫的资格问一声罢了！

张太太 （哀声求他）善卫！不要这样的说话刻薄。你应当信任你的妻，不要胡猜忌她，伤了她对待你的深心。

张善卫 不，我明白的。假使是我错了，我情愿受这样的，比这样更重的责罚。反过来说，假使是你错了，你一定也应当受相当的责罚。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极平等的！你能说不是？

张太太 可是，从来没有人敢来责罚你，只有人来责罚我；从来没有人来责罚你们做丈夫的，只有人来责罚我们做妇人的。我是没有勇气的，善卫！夫妻间的平等，是常常要我们一辈子来谅解的！

张善卫 （冷酷地笑着）我也很能谅解你！

张太太 （怀疑地注视着他，忽然叫起来）啊！你并没真正谅解我，我现在完全明白，我们二人之间发生了误会，而你未免过于妒忌了！

张善卫 （微有惭色）什么？

张太太 （吞吐迟疑的样子）你疑惑我有情人吗？还是……

张善卫 怎么样？

张太太 （禁不住要笑）我虽然是一个后嫁于你的女人，不过我敢说，像我这样快四十岁的人，还要被人爱，或者我来爱人，那简直成了笑话了！

张善卫 但是，你——为什么常常不告诉我到哪里去，就偷偷地出去了呢？

张太太 这个——我以为你顶好不要问。并且我有件事请求你答应我，允许我。

张善卫 （怀疑地）什么事？

张太太 你不是说要回家去吗？

张善卫 是的，就要回家。

张太太 不过，我可以不可以不回去？

张善卫 无论如何，后天全都得回家。况且终久总要回家，何如早些回家？

张太太 （低头自语，犹疑不决）非回去不可？回去——不回去？

张善卫 怎么？

张太太 我现在求你给我想个法子，行不行？

张善卫 什么事？

张太太 我未嫁到你家的时候，……就是我那死去的——留下我的孩子，实在是无论如何也舍不下。他家里从我嫁后，我那孩子可怜还寄养在别人家，你又不许他在我身旁，到你张家来。如今要回家乡，可是我那孩子怎么办呢？在这里我还可以……（呜咽起来）偷偷摸摸地照护他；如今回家，可怜除了我……谁还来照护那没有亲人的孩子？你想……我怎么能舍得下他！

张善卫 （恍然大悟，但是立刻就板起面孔来）我当是什么事，原来是这事！这个我是过问不着的！（走到内室门口）

张太太 你可否为我收留那可怜的孩子！让他常在我身旁，放下我一条心？

张善卫 （回过头来）我不愿意收留不是张家的孩子！

张太太 （哭泣着）善卫！他是我的孩子呢！

张善卫 不过那不是我的孩子呀！

张太太 （哀求着）看天罢！你既然娶了他母亲，也把她的孩子收留着罢！他寄养在外有十年了，不要让他再受苦罢！就是受苦，只要在我

身边，不要让他妈妈不知道。他快成人了，很能耐劳，你收留着他，可以驱使他，但是不要摧折他！他还能写信呢，读许多的书呢，他并不白吃你的饭！（断断续续地诉说着）

张善卫 你……这个……不过我为张家体面起见，……况且家里一定都要反对，我实在不能……

张太太 善卫，你回想从前要娶我的时候，可记得不记得？一家人都和我不对，迫着我改嫁，我那孩子可怜才两岁，我为着他怎么也不愿改嫁，家人就是打骂，我也情愿和他死在一起。后来他们就说到你，他们把你吹得有天来高，我都没有在意；他们又说你许我带孩子改嫁，不过出嫁的那一天要把孩子留在旁处。我信了他们的话，就嫁给你。如今十来年了，孩子也不准过来，只寄存到外面，怕辱没你张家门面，说是……唉！善卫！你竟不许我和那孩子见面，你想，我一天不见他的面，心里就不知怎样的着急，何况一辈子不和他见面呢？我想瞧去，又怕你说我不……结果，我就偷偷摸摸地瞒着你看他去，本是我的孩子，反变成偷偷摸摸的了！唉！善卫！

张善卫 旧事说它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不能够……

张太太 你只当在路上救了一个穷苦的小孩……他已经没有了父亲，你千万不要让他再没有了母亲！……呵！善卫！

张善卫 唔！唔！（走入内室）

张太太 （嚷着）善卫！他也是一个孩子哪！可怜……（瞪视不语，坐到近身的沙发上）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沉吟思索。取出适才阅的信，哆哆嗦嗦地看，又微微哭起来）我害了你了！（将纸遮在面上，显出极亲爱的意思）我该怎么办呢？（眼望着空中，想些事情）
〔花妈自过道来，见状，呆视；张太太抬起头，见花妈。〕

花 妈 太太！

张太太 什么事？

花 妈 刘振祥有事要回禀您。

张太太 是为回家的事罢！

花 妈 大约是。

张太太 等一会再说。(想了想) 花妈!

花 妈 什么事?

张太太 我——

花 妈 您,太太,什么事?

张太太 你让振祥预备车,我还要出去,越快越好。

花 妈 (奇异地)是,是。(从过道走出)

张太太 不,我还要看我那孩子,是的。(拿着钱包站起来)

[张天悟穿簇新的衣服,手里抱些小玩艺,跳跳跃跃地,从过道跑上。

张天悟 妈妈!

张太太 天悟,你买了些什么?

张天悟 妈妈要出去吗?我刚回来,妈妈就出去!妈妈,不出去!陪我在家里玩玩罢!(将小玩艺放在桌上,一件一件地捧着,让他妈看)妈,你看我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是四毛钱买的,这个是……大概一块钱,我记不清了!

张太太 好,好,我不听了,你自己玩去罢!

张天悟 我不,你总得陪着我;要不,你出去,也把我带着!

张太太 不要不听话!我叫春放同你一块玩儿,好不好?

张天悟 倒说春放在哪里?我刚才在门口,没瞧见振祥,还有马夫在那里牵着马,怎么春放就不见了?

张太太 大概在她自己房里,你叫她来。

张天悟 (高声地)春放!春放!(跑到小门口)春放!

张太太 别大声的乱嚷!

[春放在屋里:“谁叫我?是少爷吗?”

张天悟 快来!妈妈叫你啦!

[春放从小门上。

春 放 少爷回来啦!买了这些玩艺!太太,有什么事?

张太太 你领着少爷玩去,好好的陪着他,别把他弄哭了!

春 放 是。太太要出去吗?

张太太 是的。天悟,好好的!